

中国人权研究会研究报告:

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

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犯下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酷刑、虐囚和滥施单边制裁等一系列严重违背国际法的罪行,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危害持久而深远。美国的罪行不仅导致中东等地战火连连,战乱频仍,深陷冲突泥潭和安全困境,而且导致当地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生存权、发展权等遭受严重损害。

一、发动战争,屠杀平民,损害生命权和生存权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2010年出版的《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指出:“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帝国”。冷战结束后,中东及其周边地区所有重大冲突和战争中几乎总有美国的身影,沦为美国对外战争的重灾区。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个地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不仅纠集盟友发动海湾战争(1990-1991年)、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伊拉克战争(2003-2011年)等,还深度参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制造了世所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穷兵黩武的美国对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造成直接、严重和持久的伤害。

第一,违反国际法肆意发动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发动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战争,对两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状态造成深重灾难。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研究指出,有超过17.4万人直接死于阿富汗战争,其中4.7万多是平民。联合国难民署称,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造成260万阿富汗人逃往国外,350万人流离失所。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凭空捏造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构成对伊拉克的侵略。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约有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严重损害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

第二,践踏国际法滥杀无辜平民。美国为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视他国平民生命为无物。一是美国多次无差别攻击中东等地平民。2005年8月12日,美军一辆装甲巡逻车在伊拉克拉马迪郊区城镇向清真寺出来的人们射击,造成包括8名儿童在内的15名伊拉克人丧生,另有17人受伤。同年11月21日,驻伊美军在伊拉克北部朝一辆民用汽车开枪,造成一家5口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指责美军在叙利亚地区“发动不加区别的袭击,导致平民伤亡,并且不顾后果,构成了战争罪”。联合国2019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等地实施的许多空袭“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二是美国广泛采取空袭行动进行所谓的“反恐”,经常“误杀”平民,伤及无辜,任意剥夺生命权。《纽约时报》报道称,基于对五角大楼机密文件的调查,美国在叙利亚频繁发动的空袭,因“严重情报缺陷”和“错误瞄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五角大楼通常对此选择掩盖或有罪不罚。2017年,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准的空袭”。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指出,美军这一军事行动共造成38起平民伤亡事件,导致178名平民丧生,数十人受伤。一些人权组织估计,平民伤亡数量可能多达1600名。2019年3月18日,美军出动无人机在位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巴古兹镇寻找“极端组织”目标时,炸死至少64名平民妇女和儿童。2022年2月,美军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发动突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和

3名妇女。2021年8月29日,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1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三是美国军事承包商无端杀害平民。美国惯于利用军事承包商在中东地区实行霸权压制,他们在当地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逃脱问责。2007年,美国黑水公司雇员在巴格达尼苏尔广场实施屠杀,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4名平民死亡,至少17人受伤。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赦免了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的黑水公司雇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这一行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造成冲击,是对正义和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侮辱,呼吁《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共同谴责这一行径。美军在海外肆意频频屠杀平民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第三,间接参与战争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美国在中东等地广泛扶植代理人,大量出售武器,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通过扶植多个代理人深度参与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国内冲突,造成当地战乱和冲突延宕至今,局势日趋复杂,政治和解与社会稳定遥遥无期。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前主席贾利勒称,持续的内乱导致众多利比亚人死亡,“而美国对军事行动和战争造成的这一后果并不关心”。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叙利亚至少35万人失去生命,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难民问题被联合国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民危机”。

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肆意发动战争的美国政府却为了一己私利,一再选择不负责任的撤离,罔顾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导致有关国家长期的冲突与混乱局势更趋恶化。美国以武力手段摧毁了伊拉克原有的国家机器,导致伊拉克政府控制能力下降,为恐怖主义扩张提供了空间和条件。2011年,美国不负责任地使伊拉克撤军,致使“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趁势坐大,暴恐袭击频发,成为危及伊拉克和地区安全的最大挑战。2021年8月,美国同样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撤军,并在撤军的过程中再次无视阿富汗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多起触目惊心的人员伤亡事件。

二、强制改造,单边制裁,侵害发展权和健康权

美国在中东等地肆意打压不顺从自己的国家和组织,强制推行美式价值观,确保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其本质是维护美国的“军事-经济-观念三位一体”霸权,其后果是改变地区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严重损害中东等地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当地人民的发展权、健康权。

第一,颠覆政权、干涉内政,侵害他国主权和人权。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全面主宰中东等地,对该地区不服从美国旨意和利益的主权国家,以发动战争等方式直接推动政权更迭,进而强制移植“美式民主”,改造有关国家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最典型的就是美国2001年和2003年通过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入侵,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权。另一方面,美国长期支持非政府组织和代理人向中东社会渗透,屡屡用“颜色革命”的手段改变中东国家的发展道路。作为美国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的“马前卒”和“白手套”,美国国家

民主基金会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对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留下斑斑劣迹。该组织依赖白宫和美国国会的持续资金支持,遵照美国政府命令,通过向亲美个人和团体提供资助,在埃及、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煽动颜色革命,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幕后黑手。

美国试图通过改造地区国家,建立脆弱的、依附性政权,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美国的强制“制度输出”,不仅带有深厚的霸权主义色彩,而且破坏了地区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进行的“强制改造”,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被打破,社会团结和国家凝聚力被摧毁。这种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输出所谓“民主”的行为,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严重侵犯了相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和基本人权。

第二,滥施单边制裁,造成有关国家蒙受严重经济损失、民众生活质量下降。美国堪称全球唯一的“制裁超级大国”。根据美国财政部《2021年制裁评估报告》,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自1979年以来,美国就长期对伊朗等国实施各类单边制裁。1996年又抛出所谓“达马托法案”,禁止外国公司对伊朗、利比亚能源产业进行投资,实行危害极大、影响深远的“长臂管辖”。此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层层加码,步步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对伊朗实施制裁和“极限施压”,企图以压促变,颠覆伊朗政权。伊朗鲁哈尼总统执政期间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至少对伊朗造成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1980年至1992年,美国就对利比亚实施单边制裁;1992年至2003年,美国又胁迫、拉拢盟友扩大对利比亚的单边制裁。世界银行指出,利比亚因制裁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80亿美元,而利比亚官方认为,制裁使其损失了330亿美元。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施野蛮的单边制裁,造成严重后果。1990年8月至2003年5月,制裁造成伊拉克石油收入损失1500亿美元。时至今日,伊拉克的人均年收入都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7050美元)。此外,制裁还造成伊拉克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的婴儿死亡率翻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增长了6倍。同时,伊拉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被毁,识字率从1987年的89%下降到1997年的57%。

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不仅对阿富汗施加经济制裁,还将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外汇储备冻结,导致阿富汗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雪上加霜。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加剧了当地粮食危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近一半5岁以下儿童将陷入严重营养不良状态”。然而,2022年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将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均分,一半作为赔偿“9·11”事件受害者的资金来源,另一半则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账户,用于帮助“阿富汗人民”,同时明确表示这些资产不会交还塔利班政权。美国政府这种公开劫掠阿富汗人民财产的霸权行径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德雷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称,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手段,将制裁

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针对中东等地有关国家政府施加的单边制裁,最终伤害的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严重损害了被制裁国家和民众的发展权。

第三,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损害有关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权。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及随后的暴力冲突,摧毁了伊拉克大量基础设施,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极大下降,民众面临缺水少电、缺医少药等问题,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穷人、儿童、寡妇、老人等最脆弱的群体。以卫生部门为例,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医疗水平下降十分明显。1990年,伊拉克97%的城市人口和71%的农村人口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约2万名当地医生逃离,大量医疗设备在战火中被毁。由于美军轰炸对发电厂和污水处理设施造成的破坏,患腹泻病的人数是战前的4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13所医院中有9所被摧毁,180万人的城市可用病床仅有区区1000张。此外,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曾大量使用贫铀弹,给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巨大损害,严重侵犯了当地民众的健康权。

美国政府无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依然顽固坚持对伊朗、叙利亚等国实施单边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难以及时获得抗击疫情需要的医疗物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2020年指出,制裁会阻碍抗疫医疗合作,给所有人增加风险;无论是出于维护全球公共安全,还是为了维护被制裁国家数百万人的权利和生活,都应放松或暂停特殊领域的制裁。由于制裁,伊朗无法进口基本药物和医疗器材,严重影响数百万伊朗人的健康状况。伊朗政府为筹措抗疫资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0亿美元的抗疫特别贷款,但受到美国阻挠。美国通过冻结伊朗海外资金、威胁疫苗供货方等方式阻碍伊朗进口新冠疫苗。2020年,伊朗曾3次试图按照世卫组织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付款购买疫苗,但均因美国的制裁和限制而无法付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朗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影响进一步加剧,可能导致多达1.3万人因此死亡。

三、制造“文明冲突”,滥用监禁和酷刑,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格尊严

美国不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敌视伊斯兰文明,摧毁中东历史文化遗产,肆意囚禁穆斯林并滥施酷刑,严重侵犯中东等地人民的基本人权。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伊斯兰威胁论”。美国鼓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优越论,从骨子里鄙视非西方文明,污名化伊斯兰文明,给伊斯兰文明贴上“落后”“恐怖”“暴力”等标签,并借“9·11”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渲染“伊斯兰威胁论”,故意误导甚至煽动人们敌视伊斯兰教,歧视穆斯林,挑起“文明冲突”,为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和辩护。美国一手制造的“伊斯兰恐惧症”一度在美国国内和其他西方国家泛滥,严重损害了伊斯兰国家的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侵犯了广大穆斯林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的阻挠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和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平、发展和人权都无从谈起。

(下转17版)